

GUANG
SHI
CUDU
DE

光是孤独的

王汉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慶·北碚
（北碚）

光是孤独的

凹·汉·著

GUANG
SHI
GUDU
DE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是孤独的/凹汉 著.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621-8907-7

I. ①光… II. ①凹…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4736号

光是孤独的

GUANG SHI GUDU DE

凹汉  著

责任编辑: 张 昊 吕 杭

版式设计:  周 娟 刘 玲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 400715

<http://www.xscbs.com>

印 刷: 重庆长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6千

版 次: 2017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1-8907-7

定 价: 36.00 元

序 言



异域文化与时空打造的诗人

韩嘉川

一

写诗是要有悟性的。有的人是靠慢慢悟出来的，积聚了长时间的功夫，使写出的诗打磨得诗意饱满；也有人是顿悟，靠的是灵气，当然也离不开文化的积累，但更重要的是生活经验的体悟与聚敛。凹汉显然是属于后一种。

凹汉在青岛工作期间，非常勤恳地写诗，写诗甚至成为他工作之余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那时候的凹汉，自己本身就是一首不算太好的诗，但是他很执着，况且青岛是一座浪漫而多情的城市，所见之处，无不可抒情入诗，于是，写着写着，他也成了诗。

在青岛的那些日子，他的诗在不断地提纯，或者说，他在不断地打造自己写诗的感官，让其在纷纭驳杂的生活中，及时捕捉到诗意的所在。譬如他写了不少与大海有关的诗，抒发了他在那座上世纪初建在海边礁石上的城市的若干感受。譬如他在《停泊

的渔船》中写道，“仿佛冬日枝头上最后一片叶子 / 落进无边汪洋，或隐或现”；在《钢筋之鱼》中写道，“每天打扮成一滴露珠夜宿草尖”；在《冬日午后的雪》中写道，“覆盖青岛郊区整个村庄、原野 / 这些被多次抒情的小天使 // 像是被遗弃旷野的小婴儿”等，都是他那时候的心情与境况的写照，那种漂泊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从他一进入这座城市便存在了。青岛是一座外来文化与地域文化相融合的城市，要让一个在西南农村长大的孩子一下子融入其中，是比较困难的。他在《拜谒湛山寺》中把这种文化的差异与心情表述得更加清楚了：“一个白皮肤蓝眼睛的西方人 / 也头顶三炷高香 / 停止漂泊，小憩心灵 // 大海奔腾，潮声隐匿 / 一片朝霞铺展我绚丽的爱 / 一枚贝壳又尘封我空白的恨。”

这就是当年在青岛的凹汉，时光似乎在他的生计之余都被用来打造诗歌了。把他眼中所见到的物象提炼成意象，正是一个诗人走向成熟的途径。就像艾略特所说的，“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那些时光对于凹汉来说是有些残忍的，甚至可以说，是那些对于诗歌的追求，让他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支撑起一片神圣的天空。前不久，他发了一则微信给我：“最近与别人在诗歌论坛上，讨论诗歌与人格的完整统一性，我是不是太呆板了。”看到这一段话，我便由衷地感慨，凹汉在青岛完成了他从一个诗歌爱好者到一个诗人的成长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又是苦行僧式的。我在回复他的文字中这样说的：“一个好的诗人，面对曲高和寡的局面很正常。”

在一个风清月朗的夜晚，几位写诗的还有青岛作协的朋友聚集在海边的一家酒店，大家被告知是为凹汉去东南亚工作送行。

在面海的落地窗前，凹汉以依依不舍之情怀，表达了在青岛工作学习的那些日子的苦乐酸甜，同时也收获了青岛朋友满满的祝福。他去的地方似乎是当年郁达夫最后待过的地方，当时也只有这些印象。当然这期间我们不断有信息沟通，他也有一些写青岛的诗作发来我所编辑的刊物。青岛给他的影响太深了，去东南亚那么些时日了，他依然难以忘怀。

二

最近他说有一本诗集要出版，正在编辑中，差不多快编好的时候发信给我，要我为他的诗集写几句话。当接到这本题为《光是孤独的》书稿，沿着文字进入他的诗歌世界以后，我不觉大吃一惊，岂止是说几句话的事儿，因此便决意写下这篇文章。

读这本诗集的作品时，我感觉凹汉经历了一场凤凰涅槃式的变化，他获得了诗歌的重生。或者说在东南亚的高温下，在那片全世界华侨最多、以佛教为信仰的净土上，他获得了顿悟。目之所及之处，无不是诗。

且看他奔赴东南亚之后写下：

秋雨夜，心如镜

省去夏日骄阳的焰火

一个人带着秋雨的潮湿而悲凉

这立秋过后的东南亚

安心于淅淅沥沥，线条之美

穿过略带忧郁的乡愁

沁人心脾的微凉，温润动人

扯去盖在肚皮上的一切

仿佛浴佛节漂满鲜花的净水香汤

一勺勺，洗净我的污秽

这样的秋雨之夜如白昼

梵音沙沙敲打在我罪过之上

一声声啊！解开绳结相忘恩怨

这本诗集，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凹仄放开了，诗在他的笔下应对自如了。在并不刻意之间，诗意汨汨流淌于笔端。这种异域印象式的诗作往往会流于过场，而这几行诗却句句耐人寻味，他在用诗的眼光看世界了。“一朵朵白云飘过万里的孕育 / 巨大的花瓣在阳光中尽情怒放 / 凝固成一座座磅礴、厚重 / 雪松挺拔苍劲，雪浪汹涌滔滔”（《乘驾白云间》）也是如此，他眼中的世界轻轻拈来，便是诗。

写雨夜题材的还有《十二月，夜雨寄北》，“只有聆听一声夜雨微凉雨打芭蕉 / 才会孤独出：君问归期未有期……只有夜晚的雨水落打在心的秋池 / 秋思才会铺满大巴山，每一个山岗”，看似信手拈来，却是身临其境的不尽感慨。如果不是为了生计，地处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或许是欣赏热带雨林气候的好地方，然而其心灵深处的思乡之“凉”却是充满分量的。

对异域有深切体会的，还有《棕色》《人与自然》《闽南歌声》《而生又是什么》等，与思乡感情相碰撞的，如《掠影》《往事或追念》《落叶飘零何所似》《秋风又卷起》《棉兰，腊月》，

甚至《天很高》等。“一个人穿行在丛林，天是那么高 / 地又是那么远 / 一只飞鸟掠过树枝缝隙透出的金色阳光……叽叽喳喳聊起我的童年”（《掠影》）；“一些熟悉的面孔被遗弃 / 一些大米、小麦、石头、溪流、镰刀 / 铧犁、白发、皱纹及目光……在这面朝大海的秋天啊 / 还有多少面孔会如潮水再次袭来”（《往事或追念》）。自古激情出诗人，思念是否是激情的一种呢？

地域文化的差别拨动了灵感之弦，看这首：

生旦净末丑

这店面是只有三十平方米的绸缎店

往来零零稀稀，光临选看

当我从门外偷窥

正好一丝清风起伏荡漾

仿佛看到，清风掀起绸缎花花绿绿

缤纷绚烂的色彩

在绸面上波光粼粼，一泻千里

店主与一台老式收音机

声声慢，伴明月高悬

他在把生旦净末丑

幻化成数千只蝶翅舞蹈的小精灵

牵引着唐诗宋词

让一个民族奔跑的魂魄

鲜活在驰骋，一颦一笑之间

落在他枯瘦指缝

一小段扯破嗓子挤不出的绸缎腔韵

像极了阳光，在舔舐大海

在这首诗中，诗人铺展了两条线，一条是绸缎店店主在听京

剧的场面，另一条则是对于绸缎质感的描写。而两条线又是相辅相成的，写绸缎的凉滑用的是清风在上面“波光粼粼，一泻千里”，这恰是收音机里播出的戏曲之流畅之状；而店主的苍凉之音却是用“枯瘦指缝”做喻体，既有时空的跨越，又有古老文化入骨浸润之态——“像极了阳光，在舔舐大海”。异乡店主波澜起伏的心状，被阳光一样的古老文化所抚慰，到这里我们所读到的东西昭然若揭。相类的《梦回唐朝》《偷窥一个乡下姑娘》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杜甫像一把“锋利的刀子”，让现实生活“露出来硬质”；乡下姑娘粗糙的手指“透出来地球深处 / 没受过污染的芬芳”，是对生命原生态的歌颂；而“她有丰乳而无露 / 每天着装整齐穿过这条深巷 // 一轮朝阳在她去上班的身影中 / 急促又有节奏地冉冉升起”则是对人性美的颂扬，不仅是作者朴素三观的体现，更昭示了诗人的审美视界。

也许在青岛时大家提到了郁达夫的关系，凹汉到了那里后，写下了这首：

空房子

墙皮脱落，瓦片破碎
从门缝飘进来一片片叶子
在地面上腐烂变质发霉
翻一翻漆黑，抵一口寂寞
深呼吸一下发黄的时光

一只蜘蛛编织一夜荒凉
安静时，像我的女人

充满为我织一件毛衣的缠绵
月光从窗户斜射进来
肆意出更加汪洋的大海

老鼠都不光顾之地
这郁达夫也到过的苏门答腊
伊斯兰经声啊！雄鹰一样
展翅在这异国的天空
盘旋呼啸，西风一样尖锐苍凉

死于抗战胜利前夕的郁达夫，在去南亚之前到过青岛，美丽的温带山海风光令郁氏陶醉其中，他在日记中留下了极致的赞美文字。而同样由青岛去东南亚的凹汉，在拜谒诗人前辈生前住过的房子时，其心情是“深呼吸一下发黄的时光”，在那个空间读到的是历史的“苍凉”。这首诗不仅有对郁氏的理解，更有自己处境的体会，那里真的是“异国的天空”。

三

凹汉来信说，他已经回到重庆了，由于家庭与孩子的需要，他不再去遥远的东南亚了。我说不出这对于他好还是不好，毕竟对他来说生计是最重要的，写诗尽管已经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而且越来越不可或缺了，但是一旦在兼顾中需要偏重某一边的时候，别人是难以帮他做抉择的。

回想起来也颇有些感慨。当年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靠着一股闯劲儿大胆走出大巴山，来到东海岸，又从东海岸飞向

东南亚，这是需要一番气魄的。他的诗歌创作，始于青岛，成熟于东南亚，但是写得更多、感情最深的，终究还是生他养他的大巴山忠县，那里“只剩木槌的捣衣声像一面牛皮鼓 / 还在梆梆，敲打着静寂”（《洞子头》）；那里“牲口用舌尖反刍母性”（《父亲掰开枯瘦的指头》）；那里“一件古老乐器的金属 / 回音，照亮孤独”（《咚踩咚，呛踩呛》）也许我们有些诗人试图写一下民工潮，写一下打工者，但是在凹汉笔下的民工专列是这样的：“列车尖叫，落地与回首之间 / 故乡的良田又荒几亩 // 河水，又瘦了几圈 / 父母衰老的皱纹与白发又添几行”（《夜寒凉》）；“……夜深时她又想起炕头上 / 给她苹果给她亲吻的胡子拉碴的爷爷 / 哭泣得整列火车，也一夜未眠”（《亲人》）。其中“哭泣”的岂止是那个小姑娘，那“整列火车”上抛下儿女与亲人的民工，哪个不是撕心裂肺？哪个还能睡得着？

凹汉写了不少关于大巴山里山民死亡的诗，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对此，我本不想做过多的评说，但是其中某些宿命的成分引起我的思考，不知道是否受了这次南下印度尼西亚的影响。佛教在那里很普遍，而对于“普度众生”的教义，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解释，或者说修行的不同也有不同的学说，但是殊途同归。我看到在凹汉的这本诗集中，有这样的作品：

万物都有自己的命

比如一条翻山越岭的羊肠小道
被碗口粗的枞树林
一米多高的野杂草

落叶毛毯子一样的层层铺垫
淹没得人迹罕至，无影无踪

仿佛完成被大巴山坚实脚印
践踏的承受之命
完成多少游子在此昂首阔步而去
又白发鬓鬓，满目沧桑
在此不得不归来的轮回之命

终于彻底把生命安定下来
看树、看草、看星、看月……
一只鸟儿在袅袅的炊烟中展翅飞翔
一溪山泉叮叮咚咚
把寂寞美丽成了，诗意远方

不管人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是怎样理解的，在凹汉的笔下，如画家的静物写生一样描述了“终于彻底把生命安定下来”的情态，当然在诗人的眼中“诗意远方”是崇高的境界。在《大河向东流》中，这种宿命的东西似乎更强烈，也更无情。

在这些作品中，有些是很具体的某个人、某些事，带有一定的“纪实”性写作，从而也削弱了诗歌所应有的张力。但父母在他的笔下，却是感情充沛的。“而母亲却突然说走就走了 / 他好多天不说一句话 / 感觉整个大巴山，都摇晃了起来”（《听父亲谈起母亲》）；“父亲又谈到刚刚去世的二伯 / 一辈子拖着贫血的身子骨 / 重复着没完没了的犁田、播种、施肥…… / 就是没赶上，今年丰收的新谷子 // 父亲的声音呀越来越哽咽 / 仿佛一把琴弦，

在某个悲怆之音戛然而止 / 只留下一根滚烫电话线与满仓沉默 / 烧得我心慌意乱,压得我泪喷襟前”(《与父亲在电话里谈谷子》)。

几千年的农耕生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如何才能改变命运呢?而且,在父亲的精神世界里,依然是“土地因为种植 / 才是永不绝经的女神 / 子宫内蕴藏永远的繁衍,千秋万代”。在今天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我们却依然无权对这样的农民说三道四,我们愧对的是什么?甚至写一条狗“小黑二”,怕把花猫气跑了,自己再也没有伙伴,来追忆失去的狗妈妈,同时托起农村留守儿童的“寂寞与孤单”的命运(见《小黑二》)。无论一个人的信仰来自什么,对于生命的尊重,凹汉虽没有鲜明地宣示,我们却读到了其中的沉重。

在这本诗集里,有一部由四十五首短诗组成的长诗《巴魂》,写的是他的故乡大巴山。其中对生命的思考,对生存状态的审视,都是令人唏嘘不已的。“这是无数匹非洲大草原上迁徙的斑马 / 以一种决绝方式,疯狂逃离 / 一群蚂蚁逃离自己烈日之下的汗流浹背 / 刚打出来的新谷子换取儿子高中学费 / 逃离用十个土鸡蛋 / 换取油、盐、酱、醋……”(《巴魂·三》)。又回到忠县的凹汉是否也要面对这样的生活?“每一个瞳孔,都会闪亮着灵魂……无论面对怎样的死亡都是那么安详……生死自自然然从来万物本天乎”(《巴魂·五》)。然而,在那里,凹汉却是“空旷原野,只承载着我一个人的静”(《巴魂·九》),难怪他的孤独感是那样的强,在那里让凹汉与柴米油盐的乡亲们谈论诗歌,那的确是一件很奢侈,也是对凹汉来说很残忍的事,好不容易遇到可以谈诗的朋友,你让他用调侃的口吻,他怎么能做到?凹汉

面对的是“一口老井的乡愁”（《巴魂·十一》）。

大巴山里农民的苦难，在凹汉的笔下不是人们一般意义上的缺吃少穿，学龄儿童在漏雨的教室里上学，而是一种深切的个人体会。“我还没有为父亲，完完整整过一次生日……还记得每次离家的时候/父亲把我箱子大包小包地塞得满满当当/一定放进他生日那天/必须摆在桌面的炸豆腐、炸酥肉/父亲现在过生日盼我的电话……竟然等得打起瞌睡到了天亮”（《巴魂·三十四》），这首小诗读来令人心酸。在异域辛苦打工的儿子是否记得自己的父亲生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在这一天想儿子。同样，“二娃子希望爸妈，能回家过一次年……他就对着一台破旧电视机不断转换着频道/希望搜寻到爸妈在异乡干活的样子/去年腊月，当他以双百分优异成绩/准备向广东打工的爸爸报喜时/却看见爸爸扛着包裹放弃男人尊严对镜头/大声哭：没有回家对不起儿子亲娘”（《巴魂·三十七》）……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青岛正在搞“诗歌节”，来自全国的著名诗人汇聚一堂，大家对当下诗歌的理解各抒己见。高屋建瓴的观点与境界，令与会者耳目一新。其中也有对当下诗歌创作现状的思考，将大家的视角引向诗歌未来发展的走向。记得那年评选出了“中国十大农民诗人”，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诗人给予了关切。在这里，想就凹汉的诗说说我的观点。生活历来是创作的源泉，我们搞作家诗人走马观花式的下基层“体验生活”，甚至采访几个月、半年，实行所谓的“同甘共苦”，不能改变具有优越感的身份，不能改变居高临下的姿态，是难以“体验”到凹汉所经历的这种生活的。

凹汉的这本诗集可以见证，他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到壮年，从大巴山走向现代城市青岛、走向东南亚，没有被灯红酒绿的世界所熏染，没有被种种欲望所诱惑，而是追寻着诗歌的精神世界修炼自己，纯净自己，从最初的咋呀学舌，到写出一首首令人感动的诗篇，从初时的幼稚到满眼是诗，俯拾皆是，信手拈来，他成长到成熟，成了一个有一定精神高度的诗人。技术、技巧、机巧，还都是可以学习的，而来自思想深处的诗的境界，绝非偶然。凹汉终于诗化了自己，他的诗意都来自他的彻骨之痛……

从大巴山到青岛，从青岛到东南亚，从东南亚又回到了大巴山，画了怎样的一个圈。这一路走下来，凹汉成熟了，令人欣喜之时，也为这本见证他成熟过程的诗集点赞。当然也期待着他在后面的日子里，写出更加令人满意，也令他自己满意的诗作。

2017年4月28日

韩嘉川：《青岛文学》副主编、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著有散文诗集、散文集、小说、纪实文学、电视作品多部；作品多次获奖，参与主创制作的50集大型电视戏曲艺术片《中国地方戏曲》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被70余种选本选载并被介绍到国外。

1	序言
001	第一辑：光是孤独的
003	光是孤独的
004	东南亚
005	蚂蚁心经
006	乘驾白云间
007	秋雨夜，心如镜
008	另一个太阳
009	棕色
010	一个人的赤裸裸
011	十二月，夜雨寄北
012	空房子
013	棉兰，腊月
014	与一个老华侨谈中国
015	福之音
016	了然
017	人与自然
018	凸凹之间
019	宽恕
020	假如流水能回头
021	沉默
022	闽南歌声

023	而生又是什么
024	可是亲爱的
025	一场雨水把花蕊擦得多么透明
026	掠影
027	天很高
028	往事或追念
029	静寂
030	静夜思
031	一片叶落进眼睑
032	一只鸟迎向黄昏
033	夜已深万物生
034	旅行在秋天的月光
035	蝶之梦
036	秋风走过静静的山岗
037	落叶飘零何所似
038	秋风又卷起
039	比如此刻的秋天
040	一个人面朝大海
041	四月，阳光令大海多么安静
042	旅夜抒怀
043	傍晚之海
044	一轮朝阳在海面升起来
045	寂之海
046	迷雾海面的石老人
047	大海总会在某一刻怒放
048	谒拜湛山寺
050	红蜻蜓
051	停泊的渔船
052	透过海岸一幢别墅